

---

# “贵阳—遵义”城镇链主导下的广域贵阳城镇体系建设构想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贵阳城镇体系在构建过程中,为了强化贵阳中心地的辐射力,需要形成“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广域贵阳城镇体系。依托贵阳主城区,将“6区+1市+3县”的城镇体系格局扩展为“6区+2市+6县”为基础的“C”形城市体系。在“贵阳市—遵义市”方向上形成“宝塔形”城镇体系。遵义市已经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新的行政区划使得遵义市通过播州区强化了向南的发展速度。在“贵阳市——遵义市”城镇带构建过程中要通过“四节点+两纵链+四横链”方式得以实现。“四节点”是城镇链主链上依托乡镇中心地形成的四个节点城镇团;“两纵链”是主链东西两侧的辅链;“四横链”是通过四个节点城镇团向东西方向扩展的四条城镇链。

**【关键词】**贵阳城镇体系;城镇链;节点城镇团;行政区划调整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133(2017)01-0051-07  
DOI:10.16856/j.cnki.52-1141/c.2017.01.008

## “Guiyang—Zunyi” Town—Chain Dominated Wide —area Guiyang Urban System Constructing Suggestion

MENG Xiang—l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School in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Hebei Baoding,  
07100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Guiyang urban system,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radiation ability of Guiyang center, it is necessary to form “Guiyang—Zunyi” town chain rapidly, on the basis of which wide - area

---

收稿日期: 2016 - 12 - 12

作者简介: 孟祥林(1969 - ), 男, 河北保定人,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域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

Guiyang urban system will be shaped gradually. Relying on the downtown of Guiyang city, "6 districts + 1 city + 3 counties" pattern town system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6 districts + 2 cities + 6 counties" pattern town system rapidly. In the direction of "Guiyang city - Zunyi city" pyramid - shaped town system must be built.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Zunyi city has been adjusted, based on new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Zunyi city's developing speed to the southern direction can be strengthened, in which Bozhou will be the sub - center of Zunyi cit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Guiyang city - Zunyi" town belt, in order to realizing the town belt, "4 nodes + 2 vertical town chains + 4 horizontal chains." "4 nodes" are 4 town groups developed based on town centers on the dominated town chain; "2 horizontal chains are two sub - town chains in "north - south" direction; 4 vertical chains are the four chains in "east - west" direction.

**【Key words】** Guiyang urban system; Town chain; Node town group;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贵阳城镇体系在连接成渝城市群、南宁城市群、昆明城市群以及长株潭城市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 在强化发展西部城市群的过程中, 通过构建广域贵阳城市群, 可以与成渝城市群、昆明城市群整合在一起, 增强西部城市群的影响力。贵阳城镇体系在发展过程中, 需要以贵阳市为核心逐渐整合腹地内的其他多层次的中心地, 构建起广域贵阳城镇体系。与遵义市整合发展并率先构建起“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 以此城镇链向东西两侧地区逐渐扩展。贵阳市需要与黔南地区的北部区域整合在一起, 从而使得广域贵阳城镇体系突破既有行政区划限制, 通过“硬区划 + 软区划” [2] 提升广域贵阳城镇体系的发展速度。“多核心 + 多子中心”的分散发展格局提前形成, 为贵阳城镇体系前瞻性地搭建起城镇发展框架。

## 一、 依托“6 + 1 + 3”扩展为“6 + 2 + 6”构建“C”形城市体系

贵阳已经形成了“6 区 + 1 市 + 3 县”的城市体系, [3] 该城市体系是在 2012 年年底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上形成的, 该次行政区划调整, 将原有的小河区并入花溪区构建新的花溪区, 将原属乌当区的部分区域划归观山湖区管辖。行政区划调整后, 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核心城区间的关系, 为进一步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但是调整后的行政区划仍然存在各个城区管辖区域规模悬殊的问题, 例如: 南明区和云岩区相对于观山湖区显得行政区域过小, 乌当区和花溪区在城区的 6 个行政区域中又显得过大。行政区域相差悬殊, 不利于在各个城区均匀布局生产力, 从而影响高效推进城镇化进程。

### (一) “6 区 + 1 市 + 3 县”城市体系的重新布局

合理的行政区划设计有助于提升城市化进程, 在城市化进程中, 不仅贵阳市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全国很多城市都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从而进一步理顺与周边行政区划间的关系, 并且通过重新调整区划内部资源的空间布局状况, 在城市化进程中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一方面可以尽快提升市自身的聚合整合能力; 另一方面, 可以强化城市在更广泛区域内的辐射能力。为此, 贵阳城镇体系需要在既定基础上, 尽快构建城市体系的大格局, 增强开阳县、息烽县、修文县和清镇市与贵阳核心城区的整合力, 在此过程中也要遵循“分步走” [4] 原则: 首先要构建“6 区 + 清镇市”的城市体系格局, 而后要构建“6 区 + 清镇市 + 修文县”的城市体系格局, 最后将息烽县、开阳县整合在一起。从图 1 可以看出, 贵阳城市体系中, “6 区”位于行政区划的南侧区域, 因此北侧的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由于距离“6 区”较远, 从而与城市体系的主城区整合程度较低。为此, 在构建贵阳城市体系的过程中, 要从城市体系“大格局”角度出发, 前瞻性地从息烽县或者开阳县选择一个县级中心地作为贵阳城市体系的次级中心城市, 与“6 区”相呼应。从图上可以看出, 该中心向南可以与乌当区、修文县整合在一起, 向北可以将遵义县整合在一起, 从而成为将贵阳市与遵义市整合在一起的纽带, 为构建“贵阳 + 遵义”双核心城市体系创造条件。

图1 广域贵阳城市团



### (二) “6区+2市+6县”格局的“软区划”城市体系

诚如前述，行政区划调整后的贵阳已经形成了“6区+1市+3县”的城市体系，但是从长远发展目标层面分析，为了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体系，贵阳不仅要在行政区划内部尽快构建起“双中心”的城市体系格局，而且要与黔南的北部区域进行整合，从“软区划”角度出发构建“广域贵阳城市体系”，从而以“6区”为中心，构建起“6区+2市+6县”的城市体系格局，即在“6区+1市+3县”的基础上，再加上黔南区域内的福泉市以及瓮安县、贵定县、龙里县等(3县+1市)。黔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北瘦南肥”，“瓮安县+福泉市+贵定县+龙里县”虽然隶属黔南地区，但在地缘上更容易与贵阳整合在一起，因此，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通过“软区划”的方式使其与贵阳的核心城区整合在一起，构建“6区+2市+6县”的城市体系格局。假如将开阳县设定为次中心，则在“软区划”思路下，向北与遵义县(行政区划调整后为播州区)整合在一起，进而与遵义市连接起来，同时向东侧能够尽快与瓮安县整合在一起。贵阳市的“6区”向东首先与龙里县整合在一起，而后逐渐将福泉市、瓮安县整合在一起。福泉市依托较好的发展基础，能够逐渐发展成为“软区划”思路下贵阳东侧的次级中心城市。于是广域贵阳城市体系中就形成了贵阳市、开阳县、福泉市等三个子中心，将“6区+2市+6县”的核心区域整合在了一起，在广域贵阳城市体系内变既有的“以南侧带动北侧”的城市体系格局为“以中心拉动边缘”的发展格局，“开阳县—贵阳市—福泉市”三角形内部的区域成为“软区划”思路下的核心地区，贵阳市的形城镇体系加上黔北地区“3县+1市”形成的形城市体系最终构成近乎O形的城市体系，在此基础上带动周边腹地的发展。

### (三) C形小城镇环与“双核心”格局下的“宝塔形”城市体系

#### 1.以“6区+2市+6县”为中心形成C形小城镇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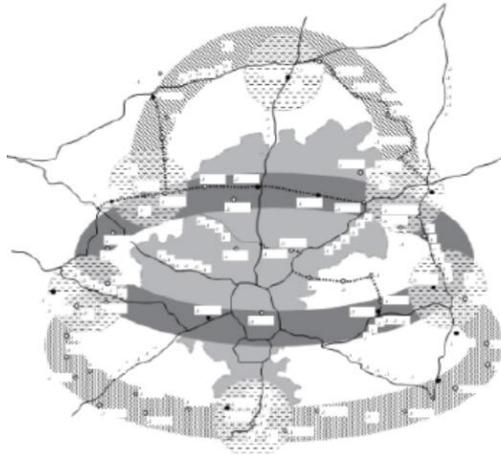
在“软区划”的思路下，使得贵阳市与黔南区的北部区域整合成为以“开阳县+贵阳市+福泉市”三角形为中心的O形城镇体系，从而在更加泛区域内形成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如图1所示，以三角形为核心的O形城市体系在向腹地施加影响的过程中，除了要与遵义市整合在一起外，还要将金沙县、黔西县、织金县、平坝县、安顺市、长顺县、惠水县、都匀市等整合在一起，在O形区域外围形成“遵义市—金沙县—黔西县—织金县—平坝县—安顺市—长顺县—惠水县—都匀市”C形小城镇环。该小城镇环将遵义市、安顺市、都匀市等等城市中心地整合在一起，在以三角形为核心的O形区域外围形成了多个子中心城市的发展框架。根据贵阳中心地与周边其他中心地间的关系，贵阳城市团在构建过程中除了要向东发

展，将黔南地区的北部“3县+1市”整合在一起的同时，要尽快与遵义市整合在一起，在贵州城市体系中形成“贵阳市+遵义市”的“双中心”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

## 2.以贵阳为核心的“宝塔形”城市体系

在广域贵阳城市体系的发展思路下，以贵阳为核心将整合区域由“6区+1市+3县”扩展为“6区+2市+6县”，为了使得区域内不同层级中心地的整合程度更高，还要以贵阳为中心尽快发展起“宝塔形”城市体系。在构建该城市体系过程中，要形成 $C^B$ 、 $C^Z$ 和 $C^N$ 等三个城市链，并且在各个城市链交汇处要分别构建起 $P_1^1$ 、 $P_1^2$ 、 $P_1^3$ 、 $P_1^4$ 、 $P_1^5$ 、 $P_1^6$ 等6个城镇团，同时还要尽快完善多条交通线路，从而在北至播州区，南至惠水县，西至织金县，东至福泉市的范围内以“贵阳市+遵义市”为中心，在“6区+2市+6县”范围内形成“宝塔状”城市体系。首先是在构建 $C^B$ 城镇链的过程中需要尽快形成三条城镇链：“金沙县—禹谟镇—永槩乡—中坪镇—协和镇”段城镇链；“黔西县—甘棠乡—协和镇—六桶镇—息烽县—开阳县—南龙乡”段城镇链；“深溪镇—龙坪镇—团溪镇—铁厂镇—珠藏镇—江界河镇—玉山镇—瓮安县”城镇链。如三条城镇链将杭瑞高速公路、贵黔高速公路、银百高速公路等整合在一起，“ $C^B$ 链+ $C^Z$ 北”形成“半圆状城镇链”，黔西县、息烽县、开阳县、瓮安县、播州区、金沙县等六个县级中心地是该城镇链上的六个节点。播州区是遵义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原遵义县的南侧区域，与遵义核心城区紧密整合在了一起，成为将 $C^B$ 与 $C^Z$ 北整合在一起的节点。其次是构建 $C^Z$ 城镇链。该条城镇链即图2中“宝塔形”城镇体系中处于中间位置的椭圆形城镇环，该城镇环即“贵阳市—贵定县—福泉市—瓮安县—开阳县—息烽县—黔西县—织金县—清镇市”，同时通过贵黔高速公路、兰海高速公路、银百高速公路、夏蓉高速公路、贵毕公路等将贵阳市与城镇环上的县级中心地、乡镇中心地连接在一起，并且在“贵

图2 “宝塔形”城镇体系图



阳市—遵义市”间形成“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石硐镇—息烽县—播州区”城镇链，该城镇环将贵阳大部分县级中心地整合在一起，并向外空间扩展构建起“广域贵阳城市团”，进而形成“贵阳市—遵义市”双中心城市团的重要基础。为了提升该城镇环区域内各级中心地间的联系程度，需要升级贵毕公路的等级，并尽快形成“扎佐镇—新场镇”段的交通线和通过“下坝镇—洗马镇—新巴镇—德新镇”一线将银白高速公路与兰海高速公路连接在一起，提升城镇环内的交通通达程度。在该城市链上，黔西县、瓮安县、福泉市和织金县是四个节点中心地，黔西县和瓮安县将 $C^B$ 与 $C^Z$ 北整合在一起，而织金县和福泉市则将 $C^Z$ 与 $C^N$ 整合在一起。第三是形成“宝塔形”城镇体系的“底座”即 $C^N$ 城镇链。该城镇环与其他两个城镇环相比，县级中心地较少，因此，惠水县在城镇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长期发展中可以考虑与贵阳市整合，成为贵阳市南侧的副中心城市，贵阳市的城市影响力将向南扩展。在城镇环上，乡镇中心地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在“惠水县—织金县”间形成“织金县—桂果镇—实兴乡—猫洞乡—蔡官乡—白岩镇—宁谷镇—旧州镇—双堡镇—广顺镇—惠水县”城镇链，在“惠水县—福泉市”间形成“凤山镇—龙山镇—宣威镇—洛邦镇—江洲镇—岗度镇—摆金镇”城镇链，其间将麻江县、都匀市整合在一起，如上两条城镇链中，后者较前者由于具有较多的县级中心地而具有较高的发展速度。从图上可以看出， $C^N$ 环与贵阳市连接的通道主

要有沪昆高速公路贵惠高速公路、都织高速公路，依托三条重要交通线，要将城镇环与贵阳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织金县—惠水县”城镇链上，要创造条件将“蔡官乡+白岩镇+宁谷镇+旧州镇”（“宁谷镇子团”）合在一起，构建起贵阳西南侧的子城镇团，在织金县与惠水县之间发挥连接作用。在惠水县东侧要强化都匀市的子中心角色，以其为核心带动麻江县和福泉市的发展，并最终将“都匀市+麻江县+福泉市+贵定县”整合在一起。在如上的“宝塔形”城镇体系中，椭圆形城镇环  $C^Z$  处于宝塔的中间，将北侧的  $C^B$  和南侧的  $C^N$  整合在一起，同时要重点强化发展  $P_1^1$ 、 $P_1^2$ 、 $P_1^3$ 、 $P_1^4$ 、 $P_1^5$ 、 $P_1^5$ 、 $P_1^6$  等 6 个城镇团，与宁谷镇子团、都匀子团等成为宝塔形城镇体系中的 8 个子中心，与处于核心位置的贵阳市高效互动，依托既有交通设施和新建交通设施完成蛛网城镇体系的发展格局，通过“中心城市—子中心城市—子城镇团—乡镇中心地”的多层次城镇体系使得贵阳城镇体系更加完善。

## 二、 遵义市行政区划调整“贵阳市—遵义市”多节点城市链构建

### （一）遵义市行政区划调整为城市向南扩展奠定基础

遵义市在新近做出的行政区划调整中，由原先的两区即红花岗区、汇川区调整为现在的三区即红花岗区、汇川区和播州区，调整后的汇川区和红岗区较原先的面积有所扩大（如图 3）。围绕既有遵义老城区外围的遵义县在新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进行了拆解：将原隶属遵义县的山盆镇、芝麻镇、沙湾镇、毛石镇、松林镇等行政区划归汇川区管辖；将原隶属遵义县的新舟镇、虾子镇、三渡镇、乐镇、喇叭镇和遵义市汇川区的北京路街道划归红花岗区管辖；原遵义县行政区划减去，如上划分出去的区域设立为播州区。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原义县行政区域呈 U 形与“原汇川区 + 原红花岗区”构成半包围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遵义老城区继续向外围空间扩展受到限制。在中心城区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后，原遵义县 U

图 3



形区域的东侧“|”和西侧“|”分别并入汇川区、红花岗区，根据如上设计，汇川区西扩，红花岗区东扩，播州区成为与红岗区、汇川区几乎平行分布的行政区域，为遵义城区继续向东西两侧扩展奠定了基础。在城市化进程中，理顺邻近区域间的行政区划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化进程。遵义市行政区划调整，理顺了老城区与新城周边区域间的关系，为“汇川区 + 红花岗区 + 播州区”间的深度整合创造了条件。此次行政区划调整，打破了既有行政区划限制，在既有县级行政单元间对乡镇中心地进行重布局，这为贵州其他地区推进城镇化而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样板。从图 3 中可以看出，遵义市调整行政区划后的红花岗区向东延伸，汇川区向西延伸，两个区域相互咬合，临界线较原先变长，更有利于行政区划间整合发展。这为构建“贵阳市+遵义市”的“双核心”的广域贵阳城镇体系奠定了基础。在构建该城镇体系的过程中，遵义构建向南发展的城镇体系，从而进一步为“贵阳市 + 遵义市”创造条件。从图 3 中

可以看出，遵义调整行政区划后，主城区向南拓展，从而为与贵阳行政区内北侧的息烽县和开阳县进行整合发展创造了条件。调整行政区划后的主城区西侧的 X 区域( 怀市) 与东侧的 Y 区域( 湄潭县 + 凤冈县 + 余庆县) 很快就能够被整合到主城区内，从而能够更好地与其南侧的贵阳城镇体系整合在一起。但是，在 X 区与 Y 区整合到遵义主城区的过程中，湄潭县仁怀市由于包裹在主城区外围，较余庆县、凤冈县具有更好的优势。遵义城镇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仁怀市和湄潭县将成为“扩展的遵义城镇体系”的第一层次，在此基础上，遵义城镇体系形成“|+ = +|”的发展格局，“=”两侧的“|”逐渐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日”字形的城镇体系。仁怀市、遵义市、湄潭县分别成为广域遵义城镇体系的三个中心，以遵义主城区为核心，仁怀市和湄潭县为次级中心地的城镇体系格局得以建立。

## (二) “贵阳—遵义”多节点的城镇链构建

遵义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为遵义市通过播州区向南扩展并与贵阳市进行整合发展创造了条件。“贵阳市—遵义市”双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对贵州全域城镇化进程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世界城市化进程规律表明，城市化一定要立足当前并放眼未来，只有进行前瞻性的设计，才能够让区域核心城市在空间大格局下，对腹地内不同层级的中心地产生辐射影响，并在较大腹地内构建起多层次的城体系。

### 1. “多节点”城市链的构建

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于相距较远的两个中心城市或者子中心城市，需要通过在其间以县级中心地或者乡镇中心地构建多个节点微中心的方式得建立联系。这些节点中心既要考虑既有发展基础，也要考虑其在空间上与周边乡镇中心地间的联系。

#### (1) 龙坑镇与苟江镇“节点中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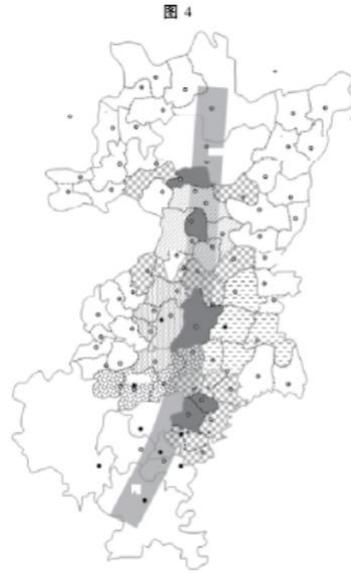
构建诚如前述，播州区是在原遵义县的基础上设置的，在目前遵义市所辖三个城区中，播州区位于南侧，是遵义向南发展的重要区域。为了推进播州区向南发展，需要选择龙坑镇和苟江镇作为节点中心地。通过龙坑镇，可以将红花岗区与苟江镇连接在一起，同时将三岔镇、鸭溪镇、龙坪镇等整合在一起。龙坪镇和鸭溪镇分别位于龙坑镇的东西两侧成为龙坑镇中心地的两翼，与三岔镇整合在一起成为龙坑镇向东、西、南方向发展的三个触角。苟江镇中心地位于播州区的中央，强化其发展力度可以将三岔镇、尚稽镇、新民镇、三合镇等整合在一起，成为播州区南侧规模较大的城镇团，为播州区与其南侧的双流乡镇团整合在一起奠定基础。

#### (2) 通过双流乡镇团整合“息烽县 + 开阳县”

从图 4 可以看出，双流乡位于开阳县西侧，与息烽县的东侧相邻，强化发展双流乡，成为位于开阳县与息烽县间的节点中心地，就能够将开阳县和息烽县整合在一起，并将贵阳市向北的辐射力承接到苟江镇节点，在“水田镇 + 新堡乡”节点与苟镇节点间扮演桥梁角色。在双流乡节点得到强化的前提下，在其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上分别会形成“—”“~”“( )”“( )”形状的城镇链。“—”位于双流乡南侧，即“古堡乡 + 修文县 + 龙场镇 + 扎佐镇 + 刘屯乡 + 新场乡 + 羊昌镇 + 百宜乡”；“~”位于双流乡北侧，即“流长乡 + 养龙司镇 + 温泉镇 + 楠渡镇”；“( )”位于双流乡西侧，即“小寨坝镇 + 永靖镇 + 西山镇 + 青山乡 + 久长镇”；“( )”位于双流乡东侧，即“冯三乡 + 南龙乡 + 南江乡 + 禾丰乡”。如上四个城镇链整合在一起的节点为双流乡，因此强化发展双流乡，在广域贵阳城镇体系构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双流乡东西两侧的开阳县和息烽县中心地是将双流乡发展成为节点中心地的便利条件，在发展方向的选择方面，开阳县向西发展且息烽县向东发展，从而提升双流乡的发展速度，在发展初期首先将温泉镇、永温乡、禾丰乡、刘屯乡、永靖镇等整合在一起，“开阳县 + 息烽县”而后再逐渐向外围空间扩展，双流乡节点将会成为“贵阳市—遵义市”之间规模最大的节点城镇团。

#### (3) “水田镇 + 新堡乡”节点城镇团

从图 4 可以看出，“水田镇 + 东风镇”城镇团位于乌当区内，乌当区内的其他乡镇行政单元“水田镇 + 新堡乡”呈半包围格局。这对于将新堡乡发展成为节点中心地，并在其影响下带动“新场乡 + 羊



昌镇 + 百宜乡 + 下坝镇 + 偏坡乡 + 永乐乡 + 东风镇”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从图中可以看出，“水田镇 + 新堡乡”与乌当区、白云区、修文县、云岩区、南明区等五个中心地邻近，在多个县(区)中心地的影响下能够得到较快发展。在此程中，“水田镇 + 新堡乡”(“双心”)与乌当区中心地、白云区中心地率先整合在一起，成为“观山湖区 + 云岩区 + 乌当区 + 古堡乡 + 龙场镇 + 扎佐镇”(“一环”)的中心区域，从而在贵阳市北侧邻近区域形成“双心”“一环”的发展格局，为贵阳市中心地的影响力进一步向北部更远区域扩展创造条件。

## 2. “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在广域贵阳城镇体系构建过程中，“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的构建是必然趋势，在形成该城镇链的过程中，自南向北要顺次形成“水田镇 + 新堡乡”节点、双流乡节点、苟江镇节点和龙坑镇节点。这些节点中心地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同等级别的中心地以及县(区)中心地间建立

联系，构建起以节点中心地为核心的乡镇团，带更多乡镇行政单元的发展。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如上四个节点将“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划分为五个部分。在发展顺序上，龙坑镇依托遵义市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够形成向南发展的辐射力，同时也能够较好地接受来自其南侧的播州区的影响，最终将“龙坑镇 + 播州区 + 苟江镇”整合在一起，成为  $I_{gz}$  链上北端优先得到较快发展的城镇团。在  $I_{gz}$  链的南端，“水田镇 + 新堡乡”节点，也会在县(区)中心地的影响下率先得到较快发展。因此，双流乡节点成为  $I_{gz}$  链上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区域，因此双流乡节点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较多地介入行政力量，通过有倾向性地在双流乡布局生产力，将“开阳县 + 息烽县”整合在一起，在  $I_{gz}$  链的中间区域发挥连接作用。如图 5 所示，在构建“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过程中，除了要尽快形成文中论及的龙坑镇、苟江镇、双流乡、“新堡乡 + 水田镇”等四个点外，还要构建起  $Q^b$  和  $Q^n$  等两个起着连接作用的次级节点：前者由“新民镇 + 三合镇 + 乌江镇 + 温泉镇”构成，在苟江镇城镇团与双流乡城镇团间发挥连接作用；后者由“刘屯乡 + 新场乡 + 羊昌镇 + 扎佐镇”构成，在双流乡城镇团与“新堡乡 + 田镇”城镇团间发挥连接作用。在此基础上还要在“龙坑镇—苟江镇—双流乡—新堡乡—水田镇”一线东西两侧分别形成一个城镇带，东侧的  $I_d$  即“喇叭镇—团溪镇—茅栗镇—楠木渡镇—冯三乡—南龙乡—南江乡—百宜乡—下坝镇”一线，最后与南端的南明区连接在一起。西侧的  $I_x$  即“乐山镇—鸭溪镇—石板镇—乌江镇—流长乡—鹿窝乡—九庄乡—石碕镇—小菁乡—古堡乡—龙场镇”一线，最后与观山湖区连接在一起。根据如上设计，“贵阳市—遵义市”在南北方向上就逐渐形成强弱相间的以节点城镇团为连接点的城镇链。为了使得该城镇链逐步向东西两侧扩展，还要以前文论及的四个节点镇向东西两侧扩展，形成  $I_1^h$ 、 $I_2^h$ 、 $I_3^h$ 、 $I_4^h$  等四个城镇链，城镇链在此基

基础上就形成了城镇带。这样在“贵阳市—遵义市”之间就形成了“四节点 +两纵链 +四横链”的城镇带格局：“四节点”即文中论及的四个节点中心地；“两纵链”即图 5 中位于东西两侧的两条南北方向的城镇链，成为“贵阳市—遵义市”主城镇链的两条辅链；“四横链”即图 5 中的



通过四个节点城镇团的的东西方向的城镇链，其作用在于将“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主链对东西两侧的辅链紧密连接在一起，在主链与辅链间构建起高效互动的通道，从而推进“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不断向东西两侧延展。

### 三、广域贵阳城市体系构建对策的进一步思考

#### (一) 重视“点”的建设

“点”即不同层级的中心地，或者是依托既有区划内的城市(镇)建立起来，或者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待提升行政级别的乡镇。在城镇化进程中，首先需要重视点的布局，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或者发展基础较好的“点”都应该成为考虑的对象。文中论及的龙坑镇、苟江镇、双流乡、新堡乡以及水田镇等都属于这样的“点”。此外，新民镇、乌江镇、永温乡、刘屯乡、新场乡等也是这样的节点，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在文中论及的四个节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次级节点，从而与如上节点很好地进行呼应。在重视镇级节点的作用的同时，要首先强化县级中心地的“点”的作用。在图 5 中，“贵市—遵义市”城镇带上，开阳县、息烽县就是这样的“点”，向北与遵义市的播州区整合在一起，向南与贵阳市的白云区、乌当区整合在一起。文中论及这两个“点”通过双流乡得以融合发展，从而在“贵阳市—遵义市”间形成规模最大的节点。“点”构建城镇体系的过程中扮演着“承接”角色和“整合”角色、重视“点”的作用，就可以在区域内尽快形成多层次的中心地体系，在不同层级的中心地间建立联系，从而在“点”间进行高效互动，对资源在较大腹地内进行聚合整合搭建平台。

#### (二) 强化“链”的联系

在广域贵阳城镇体系构建过程中，除了要重视“点”的作用，还要强化“链”的建设。为此，除了在“面”上注重“点”的合理布局，还重点强调“链”的建设，在“贵阳市—遵义市”城镇体系构建过程中由贵阳市、遵义市及其间的四个节点中心地串联在一起的主链是构建“贵阳市—遵义市”的中枢城镇链，但是单纯依托该主链扩展贵阳市的城市影响力，进而建立起“贵阳市—遵义市”城镇链，会使该城镇链过

---

“瘦”而不能较好地两个中心地串联在一起。因此，必须形成四条横链和两条纵链，将由主链形成的城镇链拓展为城镇带。“点”能够使城市(镇)体系围绕中心城市前瞻性地进入分散发展格局，从而使得较大腹地内的中心地能够较好地分摊中心城市的职能。“链”的作用在于，将分散的点整合在一起，使得不同层次的中心地间能够高互动，使得较低层次的中心地与较高层次的中心地在功能上能够较好地对接。“链”是通过通达性较高的交通网络建立起来的。为此上文(如图2)讨论过程中，在交通网络方面进行了微观设计。

### (三) 突破行政区划束缚

在构建城镇体系过程中，一般都是基于行政区划进行分析，不同规模的城镇体系一般都是建立在既有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但行政区划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城市体系的建设不仅要基于行政体系，还要基于不同层级中心地间的区域经济联系。因此，在构建城镇体系过程中要突破既有行政区划束缚，在较广腹地内使得不同层级中心地间建立联系。在上文(图4)分析中对双流乡节点城镇团的讨论就是建立在两个邻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双流乡位于开阳县区划内，但双流乡城镇团构建目标在于通过整合附近的乡镇中心地而最终将开阳县中心地和息烽县中心地整合在一起，跨行政区划在“贵阳市—遵义市”间构建起规模较大的城镇团，在主城镇链上发挥较大的作用。除此以外，文中论及的遵义市核心城区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也说明了行政力量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文中论及的龙坑镇，北侧是红花岗区，南侧是播州区，在两个区级中心地间发挥着重要的连接作用，虽然隶属播州区，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红花岗区的影响。与此类似的是“新堡乡 + 水田镇”节点，虽然隶属乌当区，但由于紧邻白云区，所以在发展成为节点中心地的过程中，不能脱离白云区的影响。乌当区中心地位于乌当区的南侧，对行政区划南侧的影响力高于北侧，为了强化“新堡乡 + 水田镇”的节点作用度，除了要借助乌当区中心地的影响力，还要强化与白云区、修文县的联系，为“新堡乡 + 水田镇”节点中心地的形成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 参考文献

- [1]孟祥林. 西南地区成渝城市群发展研究 关于构建“双核 + 三带”模式的成渝城市群思考[J]. 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5(2): 5 - 10.
- [2]孟祥林. “软区划”与京津冀一体化[J]. 中国经济报告,2015(6): 96 - 99.
- [3]孟祥林. 贵州“四层次 + 六片区”的“双核”城市体系发展对策分析[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57 - 63.
- [4]孟祥林. 京津冀一体化:“4C”+“双三角”的“分步式”发展对策分析[J]. 中国名城,2014(5): 4 - 11.